



67载不离临床 90岁每周坐诊4次

朱钵：让患者少花钱、治好病

本报记者 冯金灿 通讯员 胡晓军 张晓华 文/图

同样疗效 哪个药便宜用哪个

90岁的他，每周坐诊4次，不看完患者不回家，每次坐诊都看七八十个患者，年门诊量超万人。
他在省级三甲医院坐诊，处方却很少超过百元，多数都在50元以下。来就诊的患者，经常没做检查，没开药，“空手而归”。
他看病很少借助仪器，看一看、摸一摸、想一想，便对病情成竹在胸。他的治病方法灵活多样，自己研究10余种独

9月27日，在河南省人民医院皮肤科1号诊室，一位农村老太太带着孙女儿来就诊。
“小朋友，请坐！”朱钵笑着对小女孩说。
小女孩怯怯地坐下。朱钵问：“几岁了？”
“5岁！”小女孩鼓起勇气说。
“哎，你真棒！”朱钵乐呵呵地对小女孩伸出大拇指。
老太太开始陈述病情，说孩子身上反复起荨麻疹。
“疹子白天出还是晚上出？落得快不快？”朱钵耐心地问了几个问题，并用手电筒照着仔细看了孩子的皮肤情况，随后叮嘱助手在电脑上开出处方。
处方还没打印出来，老太太就难为情地问：“大夫，这药一共多少钱？俺带的钱不多，一共带500元钱，够不够？”
“这药一共是21元。”朱钵笑着回答。
祖孙俩拿着处方，满意而去。
一位大学生模样的男孩，得知自己的病情需要长期服药，不由得对着处方皱起眉头：“大夫，一个月得多少钱啊？”
“一天合1.2元，保证治病。”朱钵的话，让他瞬间解开了愁眉。
记者在跟随朱钵坐诊的半天中，多次见到十几元、二十几元的药方。药费总共5角钱的处方，在朱钵的门诊也不稀奇。

“朱爷爷坐诊，日门诊量高达八九十人次，但我们很少见到有超过百元的处方，多数处方都在50元以下。”在河南省人民医院皮肤科进修的医生闫晋起和樊海涛说。

“让患者少花钱、治好病。”这是朱钵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，也是他坚持不渝的信条。
同样疗效下，只要患者不反对，就尽可能用价格低廉的药。当然，如果某种病只有用某种价格比较贵的药物才能治好，患者又有能力接受，他也照用。朱钵常告诫年轻医生，虽然现在先进仪器越来越多，但是临床医生不能依赖仪器，应该多从病因、病理方面思考，借助实验室鉴别诊断。

朱钵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届大学生，1952年毕业于中国医科大学。毕业分配时，他填写的志愿是：第一志愿到朝鲜战场，第二志愿支援边疆，第三志愿服从组织分配。被分配到北京后，领导问他愿意到哪里工作，他说：“我是共产党员，哪里艰苦就到哪里去。”因此，朱钵来到了当时非常艰苦的新乡市工作，后到河南省人民医院工作至今。

退休后，朱钵坚持坐诊，是医院年龄最大的仍在坐诊的专家。
67年的临床磨炼，让老人摸索出不少治病妙招，成本低，效果好。他年轻时自制的“斩疣丹”，把血竭、鸭胆子仁、生石灰按1:2:5的比例研磨成细粉，用来治疗寻常疣，短则数秒钟，长则一分钟，即可把疣搓掉；用石碳酸研制的“零号药水”，外涂治疗非常难治的疣状痣，多数有效。

他还曾先后研究出“白癫风丸”“湿疹膏”“甲癣药水”等10余种独特方剂，至今仍临床使用。氯乙烷喷射治疗带状疱疹、高锰酸钾治疗结节性痒疹、液氧强力压冻治疗瘢痕疙瘩等技术，也是他在国内首创并推广应用的。
“朱主任知识渊博，临床诊断准，治疗方法灵活。他经常教导我们，有些‘简、便、廉、验’的治疗方法，无论多么先进的仪器，多么‘时尚’的疗法也不能替代。”河南省人民医院皮肤科主任张守民说，在朱钵的影响下，像环状肉芽肿的割治法这类几十年前开始应用的疗法，目前仍在皮肤科使用。割治法是用刀片或针在肉芽肿边缘轻轻形成创伤，一次治疗即可治愈，花费仅100元左右。如果用激光等其他疗法，费用动辄在3000元以上。

“不把患者看成外人，看成是自己的亲人。他有了病，我就好好给他看病，全心全意地想办法给他治好，而且尽量少花钱。”朱钵说。



朱钵在诊室为患者看病

特的皮肤病方剂、疗法，在全国应用至今。

那些四处就診、屢治不愈的疑難病症，患者以不多的花費，便能在這裡得到確診確治。那些情緒焦慮、擔心被過度檢查治療的患者，常在這裡吃到“沒事儿，不用治”的定心丸。

他就是河南省人民醫院皮膚科奠基人、中華醫學會終身成就獎獲得者朱鉢，67年如一日地踐行“讓患者少花錢、治好病”的醫者初心。

年门诊量过万 不看完患者不回家

每周一、三、五，朱钵的门诊日，1号诊室前总是早早排起长队，许多人是从郑州以外的地方赶来看病的。

由于多年来在患者中有较高的知名度，朱钵的门诊量一直居高不下，即使限号，也无法阻挡患者找老先生看病的热情。

在记者跟随朱钵坐诊的半天时间里，老先生一共接诊了72位患者。据该院皮肤科门诊护士长吴淑萍介绍，这个量属于“正常值”，最多时老人一个门诊看八九十位患者。

照此计算的话，朱钵每年接诊的患者都在万人以上。即使对



朱钵为进修医生讲解疑难病例

年轻医生来说，这工作量都不轻松。年逾九旬的朱钵又是怎么完成的呢？

吴淑萍说，多年来，“守时”是身边人对朱钵一致的印象。每天8点钟开始的门诊，朱钵最少要提前15分钟到。坐诊中，极少有人见老先生去卫生间，带着一瓶水也往往原封不动，一坐就是一上午。中午12点前，老人没离开过

治，本身已经很痛苦了。

一位60多岁的男性患者，双侧小腿、足踝部位长满了密密麻麻的水疱，像一个挨着一个的大葡萄，油光发亮，触目惊心。朱钵俯下身，轻轻推按患者的水疱，片刻就诊断出是大疱性类天疱疮。仔细跟患者讲解了病情和治疗方后，老先生又对身旁的年轻医生讲起了疾病的由来和诊断方

法。

碰到皮肤肿瘤和汗孔角化症等更罕见的皮肤病，朱钵会专门喊上科室的年轻医生，现场讲解这些病的诊治要点。

皮肤科病种类繁多，达上千种。朱钵一直未离开临床，“阅病无数”，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。多数皮肤病他只需要看一看、摸一摸就能确诊了。

别看老人的门诊量大，却每个都精心诊断，毫不马虎。曾经跟他坐诊过的进修医生，对这点体会特别深刻——在一旁操作电脑输入医嘱时，哪怕是敲错一个字，老先生都会一眼发现，立即指正。比如“激素依赖性皮炎”这个诊断不能出，因为它不是一个独立的病，而是患某种原发病后使用激素不当造成的依赖。正确的诊断应该是脂溢性皮炎激素依赖、酒渣激素依赖等。“舌舔皮炎”也不能出，因为患者不会无缘无故去舔唇周皮肤。这种病多发于6-10岁儿童，是因为唇周干燥不适才舔的，正确的诊断应该是唇周皮炎。若需要实验室结果支持的诊断，一定要打上一个问号。

服务态度也不因门诊量打折扣。碰到有的患者一问十几二十分钟，身边的学生都听得着急了，朱钵依然和颜悦色地解答着问题。

“我特别佩服朱爷爷敏捷的思维，一点儿不像个90岁的老人！”进修医生樊海涛说，自从跟着朱钵坐诊，他第一次理解了“德高望重”一词的含义。

朱钵经常告诉学生，干了几十年临床工作，自己的体会概括起来就是5句话：良好的服务态度是根本，精湛的诊疗技术是关键，实践出真知，学点中医中药更好，有些问题不要人云亦云。

越辛苦越快乐 把党培养的本领还给群众

到大医院看过病的人，都对诊室内紧张、凝重的氛围印象深刻。但在河南省人民医院皮肤科1号诊室，即使站在门外，也常常能听到里面响起的阵阵笑声。

一位老太太拿着仅20多元的处方，狐疑地问：“大夫，真的不需要再开别的药了吗？”

朱钵的回答让所有人都笑了：“开也可以，浪费。”

这样的对话，在1号诊室反复上演。

一个女孩被告知“不用吃药”后，不放心地返回来追问：“我再问一下，我这块儿皮肤有点儿发白，不用治吗？”

“有病了才治，你没病叫我怎么治呢？”

一位自称掉头发严重的女孩，要求“给开些药”被拒绝。女孩说：“别人都给开了，您也给开点儿呗！”

“别人开药我没法反对，但我反对我自己给你开药。”

十来岁的男孩患了传染性软疣，朱钵嘱咐家长回去给孩子抹点儿碘酒就行。家长见不给开药感到茫然，朱钵站起来双手演示：不用拿药，回去这样“挤挤，抹点儿碘酒”，就好了。

5岁小男孩患了甲黑线，妈妈担心不已。去就诊时，朱钵说：“没啥事，活到99岁都没事。”

一位60多岁的男士希望能治一治脸上的一块隐约的老年斑，朱钵指着脸说：“你有我的老年斑多吗？这是自然规律，何必去干预它呢！”

正所谓“幽默是一切智慧的光芒”。朱钵的幽默感，给跟随他进修的医生，就诊的患者留下了抹不去的印象。

对要求多开药、多检查的患者，他毫不犹豫地拒绝；对需要长期服药却害怕药物副作用的患者，他举康复得好的例子，来减轻患者的思想负担。

朱钵坐诊时说得最多的两句

话就是：没啥事！啥好吃啥！

一句“啥好吃啥”，常常引来患者会心的微笑，但这背后，饱含着老先生的一番苦心。在皮肤科病房，常见有因为过度“忌嘴”的患者，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，每天只敢吃白水煮面条，最终导致严重营养不良，并发低蛋白血症，浑身浮肿。说“啥好吃啥”，正是因为担心这种情况的出现。

患者生了病很痛苦，就医不易更辛苦，医生能让患者在快乐中有所启发，也是一种治愈。

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朱钵从家里走到诊室、从诊室走回家，两点一线，重复着在旁人眼里相当枯燥的生活，但是，他给患者带去重获健康的快乐，自己也乐在其中。

朱钵说：“如果让我现在下乡，我还是选择哪里艰苦到哪里去。我只要能动，就要为人民服务，为患者服务。因为党让我学了医，我就应该把这个还给群众。”

个人简介

朱钵离休前任河南省人民医院皮肤科主任。他在国内首创应用氯乙烷喷射治疗带状疱疹、石碳酸治疗疣状痣等技术，并推广应用于全国。1979-1980年，他带领河南省头癣防治技术指导组，治愈全省10万余例头癣患者。他曾获中华医学会终身成就奖，卫生部科技成果二等奖及国家发明奖二等奖。从医近70年来，他坚守“让患者少花钱、治好病”的初心和使命，与患者心连心，在九旬高龄时，仍然风雨无阻，每周坚持坐诊，贡献余热。

记者手记

如果一个人热爱一件事，他就会对这件事抱以极大的热情，长久不衰。

朱钵就是这样一个人。记者在采访中最大的感受就是，这位90多岁的老先生，一辈子都在和看病打交道：从开始的持续不断学习到会看病，从努力钻研各种新技术到看好病，再到“争取看一辈子病”的爱看病，他对看病这件事儿痴迷不已，堪称医痴。

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届医学毕业生，毕业后一直要求到艰苦的地方从事临床一线工作，朱钵对医学的热爱是毋庸置疑的。

自从来到河南，他一直在临床一线工作，对医学的热爱也矢志不渝。

在此期间，因为工作安排，他曾经离开临床去干行政工作。按说，既清闲又安稳的行政工作，是很多人求之不得的，但是对朱钵来说却是一种煎熬。

“我太爱我的医生专业了。当时，我非常不甘心做行政工作，党培养我那么多年的医学专业，丢弃太可惜了。”回忆往事，朱钵依旧对自己当时的煎熬印象深刻。

为了返回自己热爱的临床一线，他连续向省委组织部打了3次报告，并专门跑到省委组织部要求到临床一线工作。

最终，朱钵于1956年被调到河南省人民医院，开始了一干就是几十年的医生生涯。

他因为工作需要改了专业，从一名外科医生变成皮肤科医生。也许这就是缘分，朱钵自此一辈子与皮肤科结缘：“干就要干好，就要干出名堂来，不能枉活一生，庸庸碌碌！”

如何才能干好，干出点儿名堂来呢？在半路改行的朱钵看来，那就是一个字：拼。怎么拼？唯一的办法就是勤学苦练，在实干中学习；向书本、杂志学习；向同道学习；向前辈们学习。只有不断地学习，才能不断地提升自己的诊疗技能。总之，就是“干一辈子、学一辈子！”

为了做好皮肤科医生，年轻时的朱钵几乎每天凌晨3点前没睡过觉，连夜对门诊的疑难病例做出明确诊断，提高自己的诊疗水平。特别是对原发疹和继发疹的诊断、明确其发生机制及结构方面，他除了阅读国内外皮肤学著作外，还到旧书摊“淘宝”，汲取传统医学的营养，以便更好地为患者服务。

“我曾在旧书摊上买了一本明末崇祯年间陈司成写的《霉疮秘录》，这是一本描写梅毒的绝好书籍。还有一本民国年间出版的《花柳病学》，这本书对淋病描写得也很好。我从中受益匪浅。”回忆起自己的“淘宝”收获，朱钵至今还洋洋自得。

不仅如此，回顾朱钵从医几十年的经历，记者发现，他对皮肤科诊疗新技术一直保持着旺盛的学习欲望。早在1969年，听说用芥子气松节油可以治疗“牛皮癣”，朱钵就立刻参加学习，并学成后在全省范围内推广经验。同时，对于液氮冷冻在皮肤科的应用，朱钵克服一切困难，解决了液氮来源、如何储存、治疗方法等问题，使这一新技术在全国范围内较早开展起来，并创新性地增加了适用病种，造福了更多患者。

对于皮肤病的治疗，我国传统中医药有独特的疗效。朱钵抱着对临床工作的热爱，除了做好医生应该做的事情外，还经常从传统中医药中汲取营养，加以改良，给患者提供更多质优价廉的药品。

记者注意到，在长期的积累过程中，朱钵整理出“四石散”“复方松馏油膏”“湿疹膏”“鱼鳞癣药水”“止痒药水”和“洗头粉”等外用以及内服的“白癫风丸”“斑秃丸”等中成药的协定处方。经实践证明，这些方剂都是行之有效的很好的药方。

对此，记者想说，朱钵是真的喜欢看病，才能对医学有这么大的热情，才能取得如此多的成绩。记者问他累不累，每次看病都乐呵呵的朱钵说：“这是我最大的爱好，怎么会累？我不把患者看成外人，看成是自己的亲人。再说，好多患者都是在基层看不好才来的重症患者，他们本身已经很痛苦了，不能让他们再在这里吃闭门羹。”

就这样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朱钵从家里走到诊室、从诊室走回家，两点一线，重复着在旁人眼里相当辛苦的生活，给患者带去重获健康的快乐，他自己也乐在其中。

在此，记者想说，就朱钵对医学的痴迷程度，叫他医痴，名副其实。

医痴朱钵

本报记者 冯金灿